

“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如何获得？(二)

<http://www.firstlight.cn> 2008-01-21

三、“持敬”与“涵养”

程颐有句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遗书》卷18）[3]朱熹亦谓“操存涵养，则不可不紧；进学致知，则不可不宽。”（《朱子语类》卷9）[6]所谓“进学”，即是增加学养、增进知识。而对于如何认识，或者说如何“进学”，朱熹谓：“文字讲说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须是持敬。持敬以静为主。此意须要于不做功夫时频频体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实自做工夫，不干别人事。”（《朱子语类》卷9）[6]从某种意义上讲，“涵养”是直接培养心性本源，因为“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朱子语类》卷5）[6]。尽管这一“涵养”与孟子的“反身而诚”同一思致，但朱熹则主要定位于内心体验的超越。而对于“涵养”，明道说：“涵养到著落处，心便清明高远。”（《明道学案上》）[9]由于明道曾说：“闻见如登九层之台。”（同上）又说：“须是大其心使开辟，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同上）因此可知明道所谓的“著落处”，当是一种达到极致、完善、完美，即“止于至善”（《大学》）[2]的境界。如明道所言，一个人“涵养”到“止于至善”的“著落处”，心自然“清明高远”。而对于如何“涵养”，具体途径则只有“持敬”。对于“敬”，明道谓：“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二先生语三》第3卷）[3]朱熹亦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二程遗书·序》）[3]又说：“持敬是穷理之本。”（《朱子语类》卷9）[6]就“敬”与“涵养”二者关系而言，“敬”是“涵养”的根本方法，即专意于心中之理，没有丝毫的松懈与怠慢。如朱熹常常要求他的学生要“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朱子语类》卷13）[6]，可见“涵养”亦须“理会”、“体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持敬以静为主”，但程朱等人的“静”并不等同于先此一些思想家们从道家那里舶来的“静”（《老子》）[7]，更多地与荀卿之“虚壹而静”（《荀子·解蔽》）[5]的“静”相类。道家的“静”具有屏除思虑、廓清杂念的意味，而荀卿及程朱等人的“静”虽亦间具屏除思虑、廓清杂念之意，但并非“静”无所思，而是“主一无适”（《伊川先生语一》第15卷）[3]，专意于心中某一理的有所思。明道云：“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宋元学案》卷13《明道学案上》）[9]其“体贴”二字即是指切身的意识活动。同样的，朱熹所提到的“体认”、“体察”、“体会”等，也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具体事物中的意识活动，这表明他十分注重对某一事物的亲身体会，以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四、“豁然贯通”

如前所述，程颐曾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上》）[9]朱熹亦云：“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注》·朱熹）[2]长期以来，人们在论述程朱认识思想方法中“脱然贯通”或“豁然贯通”时，多将之指斥为“禅”。诚然，程朱等人的这一观点确与佛教禅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对于禅宗思想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有所取舍，并以此解决传统认识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儒家传统心性学内在形态所致，对于如何能够认识或如何认识这一认识论课题的探讨，始终付诸阙如。虽然老子曾说“涤除玄览”，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章句·里仁》）[2]、“下学而上达”（《论语章句·宪问》）[2]，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孟子章句·告子章句上》）[2]，荀子也讲过“心生而有知”（《荀子·解蔽》）[5]及“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同上）等话，但对于感性认识如何向理性认识飞跃，则始终没有明确的表述。

耐人寻味的是，儒家虽然处处掎击道家，但在解决这一认识论难题时，则是在老子的“玄览”，即某种神秘认识这一观点的引导下，得以获得解决难题的钥匙。老子提出“涤除玄览”，就是主张通过一种神秘的直观而获得对事物的把握。又如对于如何得到“道”，老子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7]这种“损之又损”就是指在认识过程中，必须剔除所有附加于“道”之外的东西而直接把握其本质，即所谓“无为”。由于魏晋玄学的张扬和隋唐佛教的泛滥，逮至两宋，士大夫们无不以出入老佛为高。如全祖望谓：“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宋元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9]朱熹曾自谓：“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朱子语类》卷22）[5]又说：“年十五六亦尝留心于此（禅）。”（《朱子语类》卷104）[6]他不仅师事道谦和尚，致力于内心体悟，栖心禅定，出入佛老几十年，对佛教经典如《四十二章经》、《大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光明经》、《心经》、《维摩经》、《笔记》、《华严大旨》、《华严合论》、《景德传灯录》等多有研究，还一直同许多禅师保持密切的交往，使他能深得佛老之学的精髓，最终援佛入儒，成功地借助异体思想文化为自己所构筑的理学思想体系提供补益。不过，虽然道家的“玄览”与“损之又损”伴随魏晋玄学思潮的张扬而为人所接受之后，又于隋唐时期与佛教禅宗的“顿悟”（《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10]合而为一，并为诸儒所援引，但程朱等人的“脱然贯通”或“豁然贯通”与佛教禅宗的“顿悟”及道家的“涤除玄览”则是同中有异。佛教禅宗的

“顿悟”及道家的“涤除玄览”都是排斥现实事物的，与程朱等人所倡导的“格物穷理”、“即物而穷其理”有着本质的不同。伊川谓：“古之人穷尽物理，则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某物合某物则成何性。”（《伊川先生语一》第15卷）[3]朱熹亦谆谆告诫说：“顿悟之说，非学者所宜尽心也，圣人所不道。”（《朱子语类》卷9）[6]朱熹在“即物

而穷其理”的基础上强调“豁然贯通”，即是要求在认识现实事物的过程中实现彻底的“悟”，这表明他已经注意到认识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过程。虽然在他的言论中并没有现代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关于量变质变之类的表述，但他常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大学章句·注》）[2]；“积习多后，自然贯通”（《朱子语类》卷15）[6]；“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朱子语类》卷18）[6]；“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悟处，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朱子语类》卷18）[6]；“只是这一个理会得透，那一件又理会得透，积累多，便会贯通”（《朱子语类》卷44）[6]之类的话。其实，由“用力之久”、“积习多后”、“积习既多”、“积累多”而后便出现“豁然贯通”、“自然贯通”、“自然醒悟”等现象，显然就是指一个人经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有可能出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即由量变产生质变。

五、结语

就程朱等人在如何获得“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即“道问学”与“尊德性”，亦即事实与价值的学术实践中所秉持的认识思想方法而言，其“即物而穷其理”、“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持敬”、“涵养”、“豁然贯通”等，既有对《中庸》及《易传》所彰显的传统思致的继承，又有对佛老的“顿悟”、“涤除玄览”、“损之又损”等思想方法的借鉴和创新，从而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降及明清以至近现代，思想家们纷纷对其辩驳、论述，不断地肯定、否定、再肯定，不断地阐发、创新，始终不断地在各个历史时期焕发着迷人的魅力。

参考文献：

- [1] 蒙培元.蒙培元文集[J/OL].孔子2000（www.confucius2000.com）学人文集一，蒙培元（蒙培元文集，新版文集），2005，7.
- [2] 宋元人注.四书五经[Z].北京：中国书店，1984.
- [3] 程颐，程颢.二程遗书，二程外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4] 陆九渊，王阳明.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5] 江天一主编.传世藏书[C].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 [6] 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94.
- [7] 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8] 朱熹.朱文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
- [9] 黄宗羲撰，全祖望补.宋元学案[M].台北：世界书局，1983.
- [10]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作者通讯地址：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博物馆） 邮编：365100

E-mail: Qss1965@163.com

[存档文本](#)